

让演艺以松弛之姿融入城市生活

晚风掠过重庆市渝北区中央公园的黄葛树梢，柔软的大草坪上，“弦乐森林仲夏夜音乐会”正在上演。城市天际线和婆娑树影化为幕布，宽广草地化为无边界舞台，男女老少上千人或盘坐在野餐垫上，或斜靠着树干，或半卧半躺，或随节拍起舞，或轻声跟唱，氛围自然、轻松、自由。

据观察，近几年重庆市文化和旅游部门顺应超大城市柔性治理和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趋势，持续推动公共文化供给扩容升级，常态化组织专业文艺院团和民间乐队共同参与，开展文旅融合、文化惠民系列演出活动。公园草坪音乐节、树下戏剧季、江畔音乐会等富有山城、江城特色的户外演艺IP，成为崭新而亮眼的城市文化名片，为城市文化供给提供了新的方式。

类似草坪音乐会、“戏剧树”这样的演出形式，没有剧场乐厅的恢宏肃穆，也没有座椅舞台的刚性阻隔，演员与观众面对面，在户外自然的环境中，每个参与者都能获得满满的松弛感。这种演出比传统剧场更有亲和力、穿透力，也更加走心、入神，让很多没有进过音乐厅、剧场的人有机会与各种演艺形式不期而遇。

音乐艺术融入城市公共空间，打破了艺术与生活的边界，创造了一种平等对话的场域。传统的乐厅和剧场，观众与舞台之间横亘着“第四堵墙”，演员主导艺术创作的内容和节奏，观众是被动接受的“看客”。草坪音乐会现场，观众不必正襟危坐，可以一边吃冰激凌，一边享受音乐。艺术完成了从橱窗舞台“展品”到日常生活“必需品”的角色转换。这种转换不是降低艺术门槛，而是拓展了艺术的维度：它让每个普通人都能成为艺术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

这种艺术维度的转变，与城市发展底层逻辑不谋而合。艺术是城市文化基因的活态载体，其生命力在于与市民日常生活的深度交融，唤醒人们对日常之美的感知力。草坪上长出来的音乐会，向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当艺术以松弛的姿态融入城市生活日常，它便能成为增强城市黏性、包容性的催化剂，让人们在忙碌、紧张的生活之余



得到舒展。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演艺活动大多数由民间发起，演出者不是职业艺人，而是程序员、商贩、教师、学生等，他们出于对音乐艺术的热爱，而成为“城市文化的播种者”。或许这些演出不够专业，但那份纯粹的热情比任何精心编排的节目都更能打动人心。

自发性的音乐实践，如同城市文化的毛细血管，在细微处激活着公共空间的生命力。音乐艺术与自然环境融合，正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渗透进城市的肌理，给人们带来耳目一新的文化体验。在地铁口、街角公园、江边坝子、立交桥下、社区广场、上班路上，小而精、小而美的音乐艺术活动悄然上演，欢快轻松的音律自由流淌，让艺术触手可及。与商业演出不同，这些户外演艺活动大都是公益性的，形式多样、开放包容、富有烟火气，市民游客可以随时“零门槛”加入。艺术融入城市，不仅是对既有空间风貌的更新改造，更提升了城市的文化气息和发展活力，让传统、单一甚至低效闲置的城市空间生动活泼起来。

近年来这种户外艺术实践在很多城市悄然兴起。深圳光明区将工业遗址改造为“天然剧场”，通过戏剧巡游、非遗市集与户外展演的叠加，变身网红打卡点、夜经济新地标，市民步行至街角就能邂逅世界戏剧节的前沿作品。上海通过“城市空间艺术季”建立长效机制，将黄浦江沿岸的旧仓库、码头改造为沉浸式艺术展区，引入“艺术家驻留计划”与“市民共创项目”，观众可坐在咖啡馆的台阶上观看乐队即兴演出，参与人偶剧的互动创作。传统城市规划中，公园是休憩的场所，广场是集会的场地。户外艺术活动有效打破公共空间功能的固化，赋予这些空间流动的文化意涵，让原本单一的空间鲜活生动起来，成为承载多样

文化体验的“城市客厅”，激发了城市的活力。

随着文旅融合的深入推进，以草坪音乐节、江畔音乐会为代表的艺术实践，正逐渐成为“近者悦远者来”的文旅IP，让更多人因为一种新业态而了解并爱上一座城市。以重庆为例，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演出市场持续火爆，带动入境过夜游客33.8万人次，同比增长102%，拉动消费7.54亿元。

当文化体验与商业场景交融、与消费需求共振，文化便不仅是单纯的精神养料，更能吸引人流、客流和网络流量，增添城市的经济活力，为城市发展创造更多可能。如今，多样化、多层次的音乐会，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市民、游客参与，不仅演出地点成为网红打卡点，音乐会本身也成了自媒体传播的热点，催生出“演艺+文旅”的复合体验，不断为城市文旅引流。

罗曼·罗兰说，“音乐能使人从兴奋中得到宁静，在消沉时得到鼓励，在愁苦时得到安慰”。当我们不再把音乐困在音乐厅和剧院的围墙里，当它在城市的草坪上、湖畔边、公园里、桥洞下自由生长，它便能更直接地触达人心。未来的城市，在高大的音乐厅、大剧院之外，或许更需要小微、开放、包容的“城市绿洲”——在这里，音乐是夜风，是星光，是晚归时的一句哼鸣，是相遇时的一声和音。它让城市不仅有高度，更有温度；不仅有速度，更有心跳。

音乐与城市的共生，是一场永不停歇的对话。当草坪、街角的音乐会和着夏日的晚风再次响起，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艺术的绽放，更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寻找归属感的轨迹。这些散落的城市音符，终将汇聚成一曲交响——那是属于每个人关于美好生活的叙事诗。

据《光明日报》



扎根民间文艺的创新沃土

新大众文艺的基本特征是大众创作、大众共享，这与民间文艺具有天然的同构性。当前，科技变革加速，传播媒介多元，海量民间文艺创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其参与人群、生产方式和创作成果都呈现诸多新意。

人，是新的。一方面，传统手工艺人成为当下炙手可热的民间艺术家、网红博主、非遗达人，以李子柒为代表的创作者在国内外掀起传统文化热潮。另一方面，高学历人才成为民间文艺新生力量，北京“面人郎”郎佳子彧、道明竹编杨隆梅、苏绣姚兰等一批青年才俊，从各行各业奔赴民间文艺。

艺，是新的。在创作目的上，民间文艺越来越面向文化消费需求而非“闭门造车”；在内容上，不断突破地域风

格并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在创作组织上，“传承人+企业”“企业+农户”等方式聚合起不同主体的创新力量。

传播，是新的。口语相传变为触达手机屏幕的融媒传播，来自创意设计公司和新媒体平台的支持，也为民间文艺的转化创新提供条件，促使民间文艺成为新大众文艺的“源代码”和文化创新的“IP库”。比如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白蛇：浮生》和游戏《黑神话：悟空》的火爆，就前所未有地显现出民间文艺当代化的巨大潜力。

新大众文艺和民间文艺，都让人民大众真正成为文艺的主角。一定程度上说，新大众文艺是民间文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现象和结果。民间文艺将以深厚的民间文化传统，为新大众文艺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意灵感。

据《人民日报》

黑色幽默中的投射

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的电视剧《长安的荔枝》与观众见面。该剧以古装荒诞喜剧之姿登场，将唐代小吏李善德“五千里运送鲜荔枝”——这一不可能的任务，演绎成一组既荒诞又现实的人生透镜。

该剧讲述了唐代因理科取仕的李善德，在职场中遭人暗算，被动领命将岭南鲜荔枝运送长安，从而在绝望中奔赴远地，但凭借其“工于心算而非心计”的“弱点”，又慢慢建立起希望的故事。可以说，这一角色也是个人如何把握与所处大小环境关系的一种典型投射。针对这一问题，该剧试图探讨的是人在工作、生活中如何保持真实的自己，保持原本的初心。

而黑色幽默的笔调，恰是李善德应对荒诞现实的绝佳载体。官员们面对荔枝难题时的推诿扯皮、地方胥吏的阳奉阴违、商人阶层的投机算计，这些丑态虽让李善德无比愤懑，但对于他这样的人物而言，又难以对抗。他能做的，只有用破解技术难题来破解人生难题。这在剧中一众大小官吏看来，或许也同样是一种黑色幽默。

剧中“还房贷、下基层、帮女儿完成编花篮的作业”等段落自然很容易引发观众共鸣，但如果创作者仅仅将注意力置于此处的话，作品会容易显得悬浮、轻飘、缺乏韵味。而该剧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不管是剧中人物揖让进退的礼仪规范、文白相间的考究台词，还是人物的服饰发型、周身器物，无不是在用较浓的历史笔墨为作品寻求稳重之感。

在视听语言的构建上，该剧生动地外化了其黑色幽默的喜剧内核。整体视觉呈现轻松、明快，色彩上摒弃暗色，提高饱和度，并在画面的视觉中心设置亮色。同时，照明上常采用大光比处理，整体观感鲜活。摄影构图则一方面注重景深营造，尤其在人物众多的镜头内，如街道、走廊等，若干镜头有黑泽明电影之感；另一方面又融入了中国传统绘画的“非透视”构图理念，如李善德搬家时经过邻居破败的院墙；杜子美送李善德离京时的全景镜头等，在有、无透视的两条路径上都做到了极致，让人印象深刻。同时，在听觉呈现上，全剧台词声音环境感的弱化，以及配乐强烈的节奏感、配器的粗粝感，都增加了一种抽离的荒诞感。

十分难能可贵的是，该剧形成了非常统一的表演风格，一种类似“古典+写实”的喜剧表演风格。如李善德的心算之快和心计之慢都展现得非常具体且生动；郑平安的各种装无辜、装生气也每每让人忍俊不禁。此外，何刺史、赵掌书、蓝玉、阿僮等角色，在整体的喜剧风格之下也都有各自精准的特点呈现，在荒诞情境中依然保持情感的真实，为全剧的黑色幽默提供了可信的支点。

《长安的荔枝》的价值不仅在于其精良制作，更在于它揭示了职场本质的恒常性。剧中的荔枝，似乎也隐喻着人们心中那份易逝的初心与热忱——如何在系统重压之下保持其鲜度？跟随这部剧，或可找到答案。

据“学习强国”平台

